

成为路遥

陈建明

—

那时，我还是一名刚走出校园的学生。

那个夏天，我从城里回到乡下，放眼望去，满目青山，白云渺渺，想要远游，兜里比狗舔过还要干净。我那靠做木匠养活一大家子的父亲，我那仅有三间瓦屋栖身的贫寒之家，再也支撑不起我的读书梦。

有一天，偶尔得来的一本书像是忽然从泥沼中长出的绿树枝，紧紧地攥住了我的心。在那个火热的夏季，我独自待在小阁楼里，眺望着由远远近近重重叠叠的瓦面割裂出来的窄窄的一角天空，感觉灵魂出窍，身体逐渐变轻，直至轻如一片孤鸿远上蓝天。我所抵达的远方，是那遥远的黄土高坡。在那千沟万壑的塬上，一个同样孤独而又迷惘的少年正朝我走来。

那是我头一回感受到，除去金庸的武侠和琼瑶的言情以外，阅读所带来的超脱世俗的愉悦感。

多年以后，当我读到那位名叫路遥的作家所著的另一部小说时，才发觉年少时的我有多肤浅。一个人也许会因为一个偶然事件改变一生，这个偶然可以是一部电影，一本书，一次旅行。比如，影响莫言、余华创作的外国作家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但绝没有人像我一般，曾在某一个时刻，如蚂蚁般循着路遥先生的文字，沿着高加林跌宕起伏的命运，磕磕绊绊地走上我的人生路。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路遥曾把指引他走上文学之路的作家柳青的这句话引为小说《人生》的开端。现实生活里，我正捧着《人生》，走向一条有如神谕的宿命之路。

那个夏天，刚刚大学毕业的我爱情与事业都陷入一片迷茫。然而，谁说爱情没有来过？只是当年长我两岁的学长踏着月下的清溪前来给我送河蟹送土产时，当远赴外地打工的他给我寄来一沓沓厚厚的信笺时，当朴实如黑土地里的一株红高粱的学长托人正式上门提亲时，想起今后将一辈子待在这个偏远的山旮旯里，挑土担粪，养猪种地，我逃也似的跑了。

当我再次在灯下翻开《人生》，每一篇，每一页，满满的都是“不甘心”三个字。我不甘心，不甘心一辈子如此度过。我的不甘心就像高加林的野心，丧犬似的咆哮在空旷的原野上。

或许，这条进城路并非我一个人的执念，当然也并非虚构的人物高加林的执念，它源自那个时代，它源自千千万万的农村青年，它源自黄土高原上，一个正苦苦追寻着缪斯神迹的少年。少年出生于贫苦的塬上，唯一的野心便是读书，以及靠读书来改变命运。而爱情，只是追寻梦想的路上的一朵野花而已。他甚至生来没有一个像样的名字。长大后，他成为一个作家，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路遥。

二

一个人的野心是有来处的，就如我坚信，一个人的文字是有来处的。

1949年的冬天，陕西榆林市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添丁加口，本是一件喜事，但在他之后，母亲陆续又生下一串娃娃。靠从黄土地里刨食的父亲养不起这么多人口。于是，在一个深秋的早晨，父亲叫醒睡梦中的儿子。

“今晨我们去大伯家玩。”

年幼的孩子那时还是一个名叫王卫国的娃娃，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跟随父亲走向异乡。

经过两天的赶路，黄昏时分，父子俩终于抵达目的地——伯父家，也是他的新家。

这一百多里的长途跋涉成了路遥一生走也走不完，跨也跨不过的一段路。

那天清晨，他躲在一棵树后，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离开。父亲的身影越来越小。年幼的路遥却不敢出声。他知道，那个家，回不去了。

伯父母没有孩子。但伯父家的日子同样也不好过，那种忍饥挨饿的感觉让路遥刻骨铭心，以至于长大以后成为一个爱吃的人。不仅如此，穷人家的孩子，拦羊、扒草、背粪这些活一样也不落下。

那些岁月里，他常常饿得发疯，绝望，甚至于趴在地上学狗叫，以此来换取一块馒头的乞食。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一个叫加加林的苏联宇航员登上了月球。多年后，他为自己的小说人物起了一个名字叫“高加林”。

然而，比饥饿更难耐的是精神上的饥渴。为了改变命运，苦孩子路遥如饥似渴地读着书。小学念完了，不能继续上学，他与伯父争，与村支书求，最后，拉下脸面借了两升黑豆才得以完成中学学业。

掩卷，我仿佛看到一个骑着单车，背着书包的少年，站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间，眺望着一条又一条的泥土路。到底哪一条才是通向梦想的远方之路？这是高加林之感，也是作者路遥之感，同样也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农村青年之感。路遥在《人生》里或许并没有替我们解惑，然而，无用之师胜过千军万马。当年每一个手捧《人生》的青年，无不有过一段轰轰

烈烈的奋斗之路，哪怕撞得头破血流。无奋斗不青春，青春的岁月里，为理想而努力奋斗，为追求而放弃爱情，幸还是不幸，时间从来无须给出答案。

路遥苦难的童年与清贫的生活注定了他一直在逃离，逃离这片他热爱的故土。他当民办教师，进百货公司，辗转至文教局，后来又在《陕西文艺》也即今天的《延河》杂志任职，直至走上专业创作的道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从黄土高原走来的苦孩子是怎样经历过无数的痛苦摔打跌爬中走上梦想之路的。对经历过饥渴与困顿、抛弃与冷眼的人来说，爱情也许的确不过是锦上添花之物，理想及为之而奋斗终身才是终极人生目标。

如果说《人生》是镜像，折射出一代农村青年以及路遥的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那么，高加林的人生悲剧不正是路遥的“言为心声”吗？

多年以后，当路遥病重弥留之际，躺在医院的他，身边没有一个他爱过或是爱过他的女人。那时的作家，是否也曾想过当初在提笔写下《人生》第一个字时，命运早已为将来的草蛇灰线埋下伏笔。

文学是寂寞的，古今圣贤皆寂寞。当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颗璀璨耀眼的星星陨落时，我曾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告慰地下的魂灵，也一次又一次缅怀那个曾在黄土高原上努力奔跑的穷孩子，那曾在漫漫长夜里为命运而奋笔疾书的青灯孤影。

三

在美国文学史上，曾有个词语叫作“迷惘的一代”，指的是一战到二战期间，对现实抱有幻想，头脑里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人。

大学毕业那年，我和高加林一般，踽踽独行在湘中农村的乡间小路上，为未来的未来而陷入深深的迷惘。只不过，高加林比我幸运。高加林回乡得到了民办教师的工作，而我却徘徊在毕业即失业的十字路口。

父亲为了我的工作，翻遍了祖宗十八代的人际关系谱。一位勉强和当时某局局长攀得上一点关系的亲戚告诉我们，局长爱喝点酒，也许给送点自产的米酒去能做个人情。于是，父亲访遍了附近邻里，找寻最地道的自酿米酒，买了二十斤，用白色的塑料桶子装着，星夜送往三十里外的县城。但他们高估了这位局长对米酒的喜爱，也高估了领导对一位素不相识的农民，尤其手里还拎着一桶不明液体的陌生人的提防与戒备。结果，父亲连门都没能进去，就被轰了出来。老实巴交的父亲只好把酒桶放在领导家门口，讷讷而退。最后，那桶米酒下落不明，大约也如同我的前途般渺渺。

当我在失落与迷惘之中再次捧起《人生》时，我仿佛置身于黄土高原上，在开着坼的大地上打着赤脚飞奔着，想要蹚出一条与牲畜和庄稼，与野草和荆棘不同的道路来。

那一刻，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永远也不要放弃与命运的抗争，要扼住命运的喉咙。与高加林和路遥一样，我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土地是如此贫瘠，载不下一个少年的读书梦。那么，我应该放弃吗？还是像高加林一样，当民办教师的梦破灭以后，当卖馒头的声音被淹没在

人群之中后，当肩膀上挑着一担沉沉的大粪的时候，继续为之奋斗，期盼着梦想终有一天会从泥土里开出花。

高加林从未放弃他的梦想，路遥亦是如此。在那个年代，进城当一名知识分子，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是那个年代所有农村青年的梦想，也是数十年后我们这些迷惘一代的梦想。而命运似乎有意在嘲弄那些努力向上之人。当高加林在城里如鱼得水时，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他却犯了糊涂，抛弃了青梅竹马刘巧珍，转而选择了志同道合的城里姑娘黄亚萍。这也为后来他命运的戏剧性转折埋下了伏笔。高高在上与跌落尘泥原只在一念之间。

人生呵，人生。我相信，即使时间倒流，在那个夏天，我仍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只有吃过那种苦的人才懂得，与爱情相比，襟抱未开才是人生最大的遗憾。高加林错了吗？不，人非圣贤，谁能无错。那仅仅是属于一代农村人的爱与痛而已。我与高加林，高加林与我，我与路遥，路遥与我，不同的时代，相同的命运，在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里惺惺相惜。也许我们骨子里还残存着与生俱来的小农意识，打不破认知格局。但又有什么关系？跌倒了，爬起来，朝天一声喊，太阳又当头升起。

多年以后，当我饱受命运的蹂躏，当我一次又一次地跌倒爬起，当我在黑夜里一次又一次地叩问青春时，我才深深领悟，年轻时从《人生》里读到的是关于爱与痛的体悟，只有一读再读，方能读出人生的无奈，以及无奈背后那种打不死，蒸不熟，煮不烂，永不放弃的精神。

四

高加林抱着遗憾又回到了黄土高原上。他仍将徘徊在每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努力追逐着心中的梦想。

与此同时，黄土高原上的另一位夸父，也正夙兴夜寐地追赶着心中的太阳。

《人生》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一时之间，好评如潮。鲜花与掌声随之而来。随之而来的还有如潮涌般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信件，约稿、采访、活动邀约。在文学路上初次取得巨大成功的路遥却很清醒。他没有沉醉在声名鹊起里，却已在心里谋划着第二部小说。

《人生》已经落幕，但属于高加林的人生，属于路遥的人生却还远远没有结束。《人生》仍留有遗憾。或许是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又或许是恩师柳青的期望，让路遥生出创作一部《创业史》那般的鸿篇巨著的野心来。

经过三年的精心准备后，路遥开始动笔写他的另一部感动无数人的小说《平凡的世界》。这部命运多舛的书就如它的作者一样，艰难地问世。夸父在饥渴的大地上朝着太阳升起的东方艰难跋涉着。黑夜不知黎明什么时候来临，而黎明前的曙光迟迟不肯出现。

有人说，在《平凡的世界》里，路遥终于给我们弥补上了《人生》的遗憾，塑造出孙少平与孙少安两个性格迥异，却又同样坚忍不拔，积极乐观的农村青年形象。

与高加林在爱情上的软弱与迷失不同，孙少安从来都是清醒而自知的，他深爱着润叶，更深爱着脚下这片土地。他的爱就像黄土高原的脊梁，铁骨铮铮，一生隐忍而正派。孙少平虽像高加林一般渴望着进城，渴望着用

知识改变命运，却从来不曾在自卑与自尊的彷徨里迷失自己。同样与命运抗衡，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更为积极正确。在经历了爱情的一波三折后，他经受住了命运的拷打，清醒地拒绝了金秀的告白，毅然回到了矿区，选择与寡妇惠英嫂共同迎接命运的挑战。

言为心声。如果说高加林是年轻版的路遥，那么，孙少平与孙少安则是更为成熟的路遥，也是一个历经风雨坎坷，终于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路遥。他为人们塑造了一部崭新的抒写农村广阔天地的《创业史》，也在独属于那一代人的《平凡的世界》里弥补上了《人生》的遗憾。

五

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记得初读《人生》时，我还是一名双十年华，待字闺中的少女，怀揣着一颗火热的心，说它是功利心也未尝不可，十年寒窗苦读，急于走出这片贫瘠的土地，走出这方狭窄的天空，急于找到一个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平台。在那个夏天，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人生》，一次又一次地为高加林的爱情悲剧扼腕叹息，更多的是潜移默化中汲取着坚韧不拔，不向命运屈服，不认输，不放弃的精神。

数年后，当我读到《平凡的世界》时，爱情与工作早已尘埃落定，颇有些“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沧桑来。当我阅尽人生百味，在灯火中坐下来手捧香茗一杯，静读《平凡》的世界时，我忽然想，若是先读《平凡的世界》，再阅《人生》，当我面对人生的种种困惑时，是否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我喜欢田润叶那种为爱而争的勇气，也欣赏她那种善良隐忍牺牲的美德，我欣赏倔强而又能干，坚强而又乐观，能吃苦的孙少安，更喜欢在艰苦的岁月里敢于拼搏，努力追求理想，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曾放弃对生活的热爱的孙少平。

在孙少平这里，爱情是如此跌宕起伏，却始终闪现着人性的光芒。如果说，在《人生》中，高加林是一个低配版的农村斗士，那么，在《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则是一个理想化的高配版的堂吉诃德。说不清是路遥缔造了《平凡的世界》，还是《平凡的世界》成就了路遥，更说不清是堂吉诃德战胜了风车，还是孙少平战胜了命运，或是路遥最后身骑白马，手持笔剑，战胜了自己。

《人生》并非结局。一个故事的结局只是另一个故事的开端而已。在时间的长河里，我们曾经遇到过多少个高加林，就曾遇到过多少个孙少安，孙少平。我们在成为高加林的同时，也在不断走向孙少安，孙少平，走向未来之路。永远要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人不可能踏入同一条河流。在时间的长河里，人生永远无法再重来。唯一不朽的是经典回响。

写完《人生》后，长期的贫困、压抑与痛苦让路遥陷入了一种殉道士般的癫狂中。他将一切都投入创作中去。每天凌晨两点、三点，甚至四点五点才睡，有时甚至通宵不睡，醒来已是正午。稿子完成的那一天，他脚下一软，跪倒在地。实际上，在写到《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时，他的感情世界和物质世界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这部怀着“初恋般的热情与宗教般的意志”写出来的书，当之无愧可以称为一部作者的生命之书。而黄土高原上的最后一位夸父，我们的殉道士，朝圣者，却在一个冬天悄然倒下。

1992年11月17日，冬雨雪。长安城里，白茫茫的大雪好不干净，仿佛在令天地变色而为其壮行。

六

摒去喧嚣与浮夸，繁华落幕的日子里，我常常煮一壶茶，坐在阳台上，翻开书本，在《人生》里找寻一丝拙劣的青春气息，从《平凡的世界里》体味属于每一个平凡人的奋斗人生。历经沧桑归来，我早已学会以铁骨为笔，以血泪为墨，在发黄的扉页下，轻轻写下“平凡”二字。这也是属于我的，并非结局的人生结局。

路遥不死。

斯人已成佛。

抬眼望去，漆黑的夜空里，一颗星星高照。那是先生的灵魂不朽，正以另一种形式归来，抵达人生的虚无之境。